

全拾冊

世說箋本

十三函



多湖

世說箋本卷十三

豪爽

趙溫居常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范曄後漢

書曰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為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

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

憂矣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

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

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

田舍野人不文雅也
劉云王敦楚語鈔撮此用
孟子語謂鄉音不正也按
倉楚之楚
吹字衍晉書無之

本傳融為將作大匠遷少
府山陽郝慮為御史大夫
以徵法奏免融官

槌也捷疾也

易上九高尚其志荒恣荒淫縱恣

劉云自是可傳傳之者少

閣門傍戶也

脫略也

存其志所存也高高尚也

歷馬既柵欄也徐鍇曰以木柵十指而縛之也

劉云四則皆處仲至此欲盡按臨川原本又有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章王云老賊故自豪此意尤可憐

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
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傲
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
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
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

子立爲皇太子卒或引徐爰釋問註曰西明內有太子池孫權子和所穿

時都江左自西北來者順流而下故自西北來曰下還西北曰上處分政事樹置官司也本傳主敦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閩外手握強兵遂欲制朝廷問壽春在豫州逃以徐州刺史居京口尋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催攝謂急促收兵而回也須臾不爾謂遲留不回也猶言須臾間不爲然也考云槩字也蓋謂以矛刺其脚而強令上也或謂槩而驟之

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

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尙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

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

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槩脚令上王聞之而止劉辰

翁云樹置似謂檻致容有通用按樹置槩脚之誤

桓宣武平蜀集叅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
莫不來萃桓旣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
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

牛渚山在大平府下有磯亦名然犀浦去采石磯僅一里雞籠山在嘉興府以形似名劉云可嘆

索解可對我者特孫伯符一人而志業不遂可惜哉言此見其豪爽以蔑視諸人所以竟坐不得談也柱頰望山益見其態孫策父堅為長沙太守擊劉表被射殺後策年十七乃渡江攻殺吳郡太守許貢等策年少故稱孫郎大皇帝策弟權也桓溫傳溫伐苻堅慕容垂傳末波等率眾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苻堅使王鑒等救之

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冲字幼子豁弟也劉云小名鎮惡遂能斷瘡弟不知當時桓溫媿此兒不考云石虔壯猛北人畏之故呼其名以斷瘡南史齊桓康猛勇南人畏之病瘡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入不言出不辭蓋謂不與坐客言傍若無人也語人上添既而二字看

宣五王傳宣帝子梁孝王形形玄孫珍之元興二年桓玄篡位梁王國臣孔璞奉珍之奔壽陽後為劉裕所害按有罪誅未詳

遼少將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淮南二郡太守晉陽秋曰逵為西太守成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

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策少有

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王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於是竟坐不得談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

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冲沒

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

中莫有抗者徑致冲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

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無人劉辰翁云此復何足語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

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壽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

義旗謂劉裕起兵討桓玄
通鑑桓溫與諸僚屬登平
乘樓眺矚中原註大船之
樓劉云以此為達可笑

離披散走

却掃謝絕人事也

小學博士員四十人

青經為韻此語本荀子青
出之於藍而青於藍

太常卿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
以罪誅

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
懷詩也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

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
陽涅陽人兄泌娶妻始入門

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眾皆披散叔少文
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為業慤任氣好勇不為

所知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

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
曰李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
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

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
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

景雲曆示年號
苞昔賄賂也桑林禱辭苞
直行歟女謁盛歟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叔良
之孫天寶中以禮部侍郎
同平章事姦邪陰賊妒嫉
賢能

侵奪倨傲也
按察使採訪處置使觀察
使名以時異皆古之刺史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
李希烈遼西人為平盧節
度使叛即帝位遣其將楊
峰齋書招壽州刺史張建

封建封斬峰以徇
按說者多以李白為西蜀
人本傳為謬然杜詩有山

東李白句古今大疑也白
母夢長庚星入懷而生白
故名白字太白翰林院待

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及
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為貞靜處士

裴寬罷郡西歸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
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誥

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參軍居
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人以鹿為

餽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誥嗟異妻以女天
寶中歷仕至戶部尚書御史大夫李林甫惡之

貶睢陽太守遷東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
海入為禮部尚書

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

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唐書曰張建封字本
立鄧州南陽人客隱

兗州父价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
許以功名顯湖南觀察使韋之表為判官擢監察

軍不樂職輒去馬燧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
御史李希烈平以功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

使治徐凡十年一軍大
治下皆畏悅士往如歸

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翰林名本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吳筠魯中儒士少通經善屬文性高傑師潘師正學道南遊訪道茅山玄宗遣使徵之與語甚悅待詔翰林靴履也采石山在大平府永王璘玄宗子鎮江陵至德中謀叛敗死初永王辟白為僚佐璘起兵白逃還彭澤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故流之中端門見天官書南宮下

態也鈔撮詩搔首踟躕又宋詩東望臨風首屢搔蓋眺望之狀

李白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待詔翰林唐書曰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秉筆成十餘章上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舟中笑傲傍若無人後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於宣城還卒登華山落雁峰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華山志曰三峰直上晴霽可觀曰此處呼吸之氣想通帝坐史記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恨不攜謝眺六星諸侯也其內五星五帝座

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

詩品曰眺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至為後進

士子之所嗟慕

一書滕達道字元發洞開通也大雅王之蓋臣善進也忠愛之厚進進無已也新法王安石所建也後命又承嚴譴也國策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侯示之謗書一筐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史記齊威王召節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之節墨大治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戶俠邪俠當作狹長安有狹斜行云狹斜不容車此謂柳巷花街高祖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滕達道微時 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害落職知筠州或以為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有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為范文正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

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

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

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

人范逡巡走入 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 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

宋史職官志進奏院隸給事中掌案牘文書故多故紙宋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異輒用齋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多會賓客按院中財物故曰公錢廉察也劾法有罪也推劾也律有監守自盜罪條除名除官籍也

狙伏而伺之也

大白古者罰爵之名後世通稱酒杯說死浮以大白漢書引滿舉白註引取滿觴而飲也

孫慄慨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搖動衍舜欽坐自盜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往往驚人
在外舅杜祁公家史
日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尚書員外郎衍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歷龍圖學士刑部侍郎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

下物飲儲也一本作下酒物遊仙窟將下酒物來荀子韓之張去疾是張良祖也倉海君東夷君長倉或作滄非副車厲車天子三十六乘奉車郎御而後從

孝經容止可觀

越布蕉葉織成者吳郡賦蕉葛升越註皆布類

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史記曰張良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更名姓亡匿下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臣願封留足矣乃授張良為留侯

容止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闕字暢之子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謝承後漢書曰陸闕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嘗敕會稽郡獻越布

世說新語

卷十三

七

魏志明悼毛皇后河內人

曾說魏志作不說恨之一
作恨玄 羽林有左右監

以麪煮之皆曰湯餅

一說自喜動靜句據董安
傳自喜句白或作昂字通
用魏略太祖為司空時納
晏母并收養晏
劉洪字季和 荀彧為尚
書令故稱令君
臺閣尚書臺

世說新語

卷十三

七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

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
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

遷玄為
羽林監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

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

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
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

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
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典略曰荀彧字文若潁川
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彧

為人美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
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

追贈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
性愛香嘗上廁還

患病也莊子天運篇西施
病心而贈其里其里之醜
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
贈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
挈妻子而去之
劉云何其開爽

洞簫賦頽唐遂往註墮
貌蓋此言不檢求之容也

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
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
令君而惡我愛香也坦曰古有婦人患而捧
心頓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
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
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時人曰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積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
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

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
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
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
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
七尺八寸偉容

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
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

歎曰蕭蕭蕭蕭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

世說新語

卷十三

七

傀倜偉也俄傾也詩側弁之俄

爛爛明也此言電光激照高巖下文亦有此喻

炫明也

劉云理不犯群嫗何至委頓王云未聞醜人必為群嫗所唾好事者之談也語林亦然按劉王二氏不省得效字故為此說不蓋戲而效之故得亂唾委頓也左亂唾者委頓者皆戲也左傳註頓壞也疏頓謂挫傷折壞今俗語委頓是也

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

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暢少時

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

太冲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頰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

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

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

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

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晉書曰帝諱衷

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

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

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

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儻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

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

閃閃翻動貌索鮮眼如電精神挺動但體中小惡已屬囑同

卓卓特立貌

忽忽不省事也

北史儒林傳梁祚北泥陽人撰魏國統唐書藝文志梁祚魏書國記十卷晉書憤作經

劉云覺甥之好外甥也

照人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也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陸士龍好笑嘗著緩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驃騎王武子濟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劉云謂候見者多徒欲看耳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

殺衛玠望齧齧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

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按衛叔寶以與謝幼輿劇談得病補見文學注不須此紛紛也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

暢若不堪羅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

屋見季允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允瑯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武令仕至修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

我輩皆出其轅下。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

荆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周伯仁道桓茂倫欹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

興言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詡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詡

劉云婦人語

欹崎山不正貌歷落與磊落同蓋踈濶貌

劉云大白全用此語似切似偷

圍抱也一說五寸曰圍默字處靜祐一作佑槩量也本也

淦古暗切

劉云諸許猶言一切按猶許多

殿下兵衛曰仗下文左仗下入衛旄以旄牛尾為之

函道閣道也按登樓梯兩邊有障者

邊有障者

老子猶言老夫陶侃老子婆少正坐諸君亦是

劉云觀此語元規魏教可想

下下都也晉陽秋亮拱端巍然郡人嚴憚之觀接之者數人而已爾時唯丘壑之心獨存王云王意重更

始過江仕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

至新淦令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

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

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與

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

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

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邱壑獨存

王恬字敬豫。導第二子。又云記者載世之所云也。王公。即王丞相。

永和。穆帝年號。

杜形清衛神清見上。

狷蝟同。晉書。鬚作蝟毛。多穀子。蝟似鼠物。小犯則毛刺。擯起如矢。又云。徧身有刺。如栗房。眼或作眉。誤。紫石出隴州者。其稜甚銳。劉云。英物尔醜。孫權初舉孝廉。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

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畧。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

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珣。時人有稱王長

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狷皮。眼如紫石稜。自是孫

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

日。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

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劭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

簡素。研味玄曠。大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加授桓公公

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

奴也。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林

日。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踈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

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林

日。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哀帝興寧元年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大門外門也。

王文開見上。

晉書。羲之。隸書為古今之冠。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此以為容止。

不上添為字看

劉云俗語企舉趾也擊懸持也鈔撮謂踞床脚不著地也枕臨也

王洽字敬和往敬和許未詳或云往猶過適望目送也過敬和而後入尚書省也著公服當在步入上劉云雪中宜尔應登云尚書下有一省字相王王而為相者又曰王宰

王云此東亭媚語安石恐未肯便沒劉云不然作不如自沒作自是按此說不通秦風吉夫之望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擊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

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

如朝霞舉海西公奕別見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

顧眄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劉辰翁云意態略似但不成語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云見林公

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

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

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軒軒輕舉貌
劉云與神君語映

按遊肆復難讀恐有誤或云大意謂謝公好洛生咏故云公不須必為高唱但其為捻鼻顧野亦有邱壑情捻音聶指拍也昧邪視也
明黑疑有誤
稜有骨角貌
庾統字長仁憚子

劉云庾亮為是

濯濯光潔貌

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按張緒當年及

劉尹高風兩條見賞譽中何不與此並列作楊柳故實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

混風鑒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

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益壽混小字

王景文風姿為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

風流可悅乃舖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

南史啜作酸舖啜見孟子

阮籍字長明南兗州別駕

吐納猶吞吐即言語之貌蓋取之莊子吐故納新

籍何偃為一雙

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

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

張思曼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

在宗廟

梁武平建鄴朝士皆造之謝景滌時年二十意

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

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父濬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

唐公主仕梁為吳興太守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

精神明朗貌儀穎秀

南史齊高帝作相引為諾王侍讀除奉朝請

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

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於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諡貞白先生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隋書曰密字法主真鄉公行之從孫

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散財養客後更折節下惟耽學揚玄感舉兵以為謀主屢戰克捷上號

魏公設壇即位歸煬帝見之隋書曰帝諱廣文身於唐封邢國公

立承富強之業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謂字窮後極欲巡狩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弑

文述隋書曰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周武

衛大將軍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云是蒲山公李

寬子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密傳曰密父寬

李密第三子衍仕北周封真鄉公
王云刪削都至失信信乎註書之難按隋書楊玄感素之子也玄感敗死李密被捕遁去歸賊帥翟讓後讓推密為王城洛口上密號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後遂歸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屢戰上必有脫文密時為左親侍
隋書宇文述乃諷密使稱疾自免遂屏人事專務讀書

將領隊將領兵者

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

朱泚之亂唐書曰泚幽州昌平人以父資從軍涇原兵作亂奉泚為主居白華殿自稱大秦皇帝官軍收復京師斬之裴佖與衣

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最寢陋自稱甘草門

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劉昫唐

佖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佖清勁温敏所交皆

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佖沒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

塵即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

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紅色拂子

朱泚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偽署柳城使德宗建中四年發涇原兵救襄城兵至一無所賜眾怒以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迎以為主起亂德宗奔奉天

不疑其為奴以寢陋故也

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最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自新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

處別傳曰處少孤不

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

邇跡一作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

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

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

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

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

患有自改意

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者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

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尋一陸平原不在正見清

邇跡不詳諸家臆解三橫即三害

上有智周助云餘當作除寫誤也其一即處也蓋里人非不欲殺蛟虎但其主意在除周處故謂其已死而相慶也

長橋在常州宜興縣後名萬安橋周處居郭西蛟周叶韻平原陸機清河陸雲

年未老後來尚可學以立身

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

氏西戎也伏波將軍孫秀欲為處上書以母老免征役

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茲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

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

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

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

陸機乞假東歸而復還洛陽也輜重行者之資也

筆謂文也左傳對父繁弱荀子繁弱古之良弓也解卦上六射隼于高墉之上周禮孤竹之管又云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註孤竹竹之特生者御車也肆列也易井卦井渫不食註渫不滯汚之謂列子堯徵服遊于康衢瑜璿美玉見左傳大平御覽舜常駕五龍騰康衢大戴禮玉居山而木能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又見龜策傳枯岸不枯岸也與潤山對徐廣云一無不字許氏淮南註滋潤鍾於珠故岸枯恐謬民客卽下文庸識也美惡已見雖愚者識而進之果烈勇爲也南譙漢九江郡南兖州鎮廣陵隋改曰揚州

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

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

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璿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過江仕至征西將軍也倫卽辟淵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

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

謂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

帝善其言乃釋之南史曰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承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齊武帝爲太子時其所信任張景真驕侈伯玉啓啓高帝太子怨之卽位誣以作亂殺之

繼羈縻也

鬱盛茂也謂內多溫畜文義

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參軍高帝爲南兖州伯玉從轉驃騎中兵參軍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大見親信永明元年以事伏誅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

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

見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

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

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

乃顏子矣明年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

鬱爲名士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

叔稷俱有令譽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

企羨

企企望也。正字通。心慕曰企。鈔撮。引水經注。渭水又東。經槐里縣。後漢書。河南雒陽大槐山。恐此。

策布充切。竹裏也。正字通。策車竹輿也。西都賦。松喬之群類。謂亦松子。王子喬。

雙譬對也。

朝廷徵辟。或去或就。皆曰徵君。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策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在霄漢。王世懋云。李郭舟車二事。絕同世。但知同舟事。而不知此。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譬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范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鄆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傳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

五荀荀淑荀靖荀爽荀彧荀頤也。五陳陳寔陳諶陳紀陳群陳泰也。此爲一對。八裴裴徽裴楷裴康裴綽裴瓚裴遐裴頡裴邈也。八王王祥王夷甫王綏王澄王敦王導王戎王玄也。此爲一對。出臨川原本。然諸子年紀不同。疑有謬。

臺門。城門也。累土曰臺。城門築土爲之。故亦曰臺門。

王云。今非得其人。但欲得其時。而不可得。故云。人久以此諸人清言之事。許卿。不須復誇。稱如此。王云。我亦非必須此諸人。但欲其當時而不可得。

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特爲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緩。緩自知國寶。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屨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承。不。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劉云敵石崇亦何等語

敵。敵。敵。疾病也。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逸詩羽觴隨流。

惠風春風也

以王此文誤為蘭亭記。蓋始東坡又此文王意。摸劉琨贈盧諶詩序。余別有論。

土窟見左傳。然此處不知何用。王詡字季胤見上詩經。乘其坐遷。

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

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川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興懷。足以暢敘幽情。一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日。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園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

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興懷。足以暢敘幽情。一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日。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園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

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勰。中護軍。昶

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

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到著口到。至在日。至。已見。盛德儀容。猶又欲少住。相共談論。

志局。謂立志有守也。義旗。義兵也。謂劉裕起兵討桓玄。盧循字子先。諶之曾孫。為廣州刺史。安帝六年。謀反。衛將軍劉毅戰于桑落洲。敗績。尚書僕射孟昶懼自殺。

適嫁也

袁彥道

袁航別見

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

曰：航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

更有一人配卿。

王曇首

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瑯琊王

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稱歎

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

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

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

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

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便中習也。或以此謝公為安石。按曇首，王珣之子。

土山在江寧。謝安甥妓處。

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謝安之孫，以黨劉毅誅。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

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帝亦歎曰：

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

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離邊，聞其與

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

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承、

五龍，鏡名最高，仕至新安太守。

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

北史曰：瞻字彥通，

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後來之秀。魏孝靜嘗嘗人日登雲龍門，瞻皆侍宴，有應詔

演宋太子中舍人，永字景雲，征北將軍，辨大司農，廣州刺史，岱字景山，吳興太守。

崔陵見品藻下

孝靜帝名善見，孝文帝孫，雲龍門，衡楸之上刺雲龍風虎之狀。

世說新語

卷十三

三

李神儁小名提隴西狄道人佐之子寶之孫

汾陰生王績自称也

伏眼同太守縣令始至此地皆先執謁

莊子云帝之縣解縣解解脫也

眇然四句出莊子大宗師曠作卷

大業隋煬帝年號六合屬江都郡

詩帝問邢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凌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燕并

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詔邢劭為崔瞻父子

曰昨見崔陵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仲長子光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往來河東備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觀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

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劍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曰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徙與相

近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臯時人號東臯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薄葬預自為墓誌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是索靖所書羊愔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草書抱朴子曰善書者中州則有索靖用古體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率音律率更令掌漏刻張懷瓘唐人書斷見百川學海等洎莫狄反麗力智力分二反神堯唐高祖羊愔魏平北將軍父之子善草書

毯他感反毛席也

名下大名之下也有名者必有其實

劉云嘉話閣立本留柄其下十日不罷去陳后山云

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閣立本善畫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閣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閻画名一代其於張高下
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
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
得失不亦疎乎天監梁武
帝年號画六法一氣韻生
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
形四隨類賦采五經營位
置六傳移模寫
顧愷之字長康格體精微
筆無妄下宋陸探微吳人
人謂画有六法探微得法
為備平生多愛画古聖賢
像僧繇善画塔廟朝衣野
服今古不失
連帥觀察使也禮記五國
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
有帥
李陽水字少温趙郡人皇
甫冉字茂政安定人陸渭
字長源

齊名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
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
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
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
四龍不點一目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
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
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
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
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蕭穎士李華撰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
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
之及卒門人謚為文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
以拔獎後進為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皆由
獎目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與李華齊
名世號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
蕭李

業者簞簋上板子司業樂
官之長
偽官偽朝之官兩京長安
洛陽中書舍人六人一人
知制誥知主也
魏野字仲先工詩真宗屢
詔不起號草堂居士見宋
史隱逸傳
尉備三公也字見詩經
天禧四年丁謂讒進貶道
州司馬乾興元年又貶雷
州司戶參軍北使契丹使
也宰相執政
李漬好學有高志真宗詔
赴行在不起以表謝曰十
行温語初聞丹鳳銜來一
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

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
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李冗獨異志
一備僕曰穎士常使
名杜亮
蘇司業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
受偽官肅宗復兩京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權考功郎中知制誥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
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
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
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
樓臺相公王聖塗澠水燕談錄曰陝右處士魏
野與蒲中李漬俱有高節以吟詠相

世說新語卷十三
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世說箋本卷十三終

傷逝傷死也
王莽篡漢，故勝耻事二姓，不食而死。賓一作實。

楚父老不知何人
莊子：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薰芳草也。煎，漢書作銷。

譏其不能葆光而見人知
中官，宦官也。注內官亦同。

安豐侯諡戴
經明行脩，城門校尉，掌雒陽十二門。

黨事已見第一卷。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逮刑法志注：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無狀罪惡不可名狀。北寺，若盧獄也。孟康云：若盧獄名，屬少

世說新語卷十三

世說箋本卷十四

傷逝

龔勝死。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楚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白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後漢書曰：竇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侯戴侯桓帝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賄賂不通。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喜侯。武既輔政，有誅剪宦官之意，與太傅陳蕃共謀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於是盡收諸狡猾無狀者，送北寺獄。會王甫等共劫太后，奪璽書，率五營士討武。武走，圍殺之，梟首。

世說新語卷十四

府黃門北寺。壘書所以發兵。五營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之營。王甫即宦官名都亭城內亭也。哭野偶然耳。或云避嫌也。注引禮不當。引詩者以喻事無所底至也。

告歸告于官自洛陽歸。孺子元伯兒候待也。鈔撮汝南山陽蓋相去九百八十里。醞作酒也。後漢書君章名憚汝南西平人。到無傳。

死友交情死而不盡也。猶死後之友也。

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檀弓曰所知吾哭既已疎慟既不知於誰之屋小雅正月詩瞻烏爰止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

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勉期日後期至元伯具

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

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

為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後元伯寢疾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

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元伯玄冕垂

纓庭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

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悟便

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

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

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謝承後漢書

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

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

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

尋不多時也

展與驪同曳也 爾時猶某時也

及葬未發也

紼挽柩之索

同業同為太學諸生者

素素帛也

臨湘地名在長沙
其兄弟平子兄弟也
虎賁武官賁奔也如虎奔
戰也虎賁士賤人而孔引
之者以其貌類也
老而有德謂之老成人也
刑刑通典刑遺法也

王氏世為三公故曰王公

寢醜陋也通脫疎陋也太
祖曹操荆州降祭歸曹操
王云世說唯傷逝獨妙無
一語不解損神劉云不應
送客盡能驢鳴王云劉語
太疑 叔疑伯誤後漢慎
陽人戴伯鸞性至孝蓋此
人

以牛馬駕車曰輶 黃姓
公猶翁也酒家人名
墮與塚同
似墟之墟當作銀鑪也

山河言其遠絕也

伯伯父也文康庾亮謚中
朝西晉洛陽江左東晉
太傅羊祜都督荊州
風景謂佳曰南雍州東晉
時雍州沒敵地故於襄陽
僑立雍州謂之南雍州
晉初位從公以上置從事
中郎一人
名勝之士
由來猶從古以來也

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
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

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其坐曰雖無老成人且

有典型大雅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

至長安見蔡邕邕竒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

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

州依劉表以黎魏寢通脫不甚既葬文帝臨其

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

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輶車經黃公酒墟

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墟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

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墟竹林之遊

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亾以來便為時所羈

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

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

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南雍州記曰

上望之隱然蓋諸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

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別見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

襄陽也
杜預代祐為荊州刺史

雅雅素也推人而我下之

靈牀供靈几庭朝夕上飲食
声真一作真声

省視視也

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
魂魄猶應登此十道志曰祐沒襄人感其德立
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

預名其碑
為墮淚碑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
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
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
為卿作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
存念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
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

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
余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

幼孩懷抱謂嬰兒按萬子
年已長矣孩抱語似不當
戎不許他人取裴女故其
女至年老人不敢取之畏
戎之權勢也慟舊注哀過
也今按痛哭而心動也
按峨俄同高而傾危也詩
側弁之俄及傀儡玉山崩
皆同

徵下脫君字後漢許邵字
子將墓在豫章凡被徵或
就或不就皆稱徵君咸和
成帝年號
故遷當作改遷晉書作改
塋

懷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
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
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
過傷痛不許人求之
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
是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

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
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
自勝人問子何而致哀如
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

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
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
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

明明日也太平御覽引語
林云夏少明聞裴逸民知
入從之裴云君明可更來
明往果知之民望詩太雅
云萬民所望三牲牛羊豕
孝子喪主也

中宗元帝也
改適再嫁也寡為寡婦也
道明與書於亮
王云声有餘痛

文康亮謚 何充為揚州
刺史

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
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
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
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
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
愀別傳曰愀字道明瑯邪陽都人祖認司空父
諡亦知名愀少有令聞稱為名賢避難江左中
宗名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既寡將改適與
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
兒若在初沒

巳巳置詞
賽報祠也

解即賽也蓋嶽峻亂時庾
禱勝於白石祠也考考通

揚州京都也白馬旒旒皆
喪車之象

劉云皆無據獨遺此策資
後人筆墨耳 旒旒旒旒
帛全帛長八尺曰旒旒旒
旗垂者禮記孔子之喪綯
練設旒

友于謂兄弟書云友于兄
弟

斤各斤也 王云支公乃
尔邪神理何在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
情何能已已 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

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
果亡靈鬼志語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
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
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
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
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嘆曰如此
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著
柩中因慟絕 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
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
悼之雖友于之
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霄喪風味轉墜 支遁
傳曰

郢楚國都名堊。白土漫漫同塗也。失容下。莊子有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質鎖同。受斧槌也。在者今時生之。人推已之心。求古人匠石牙生之心。真契猶云暗合也。同心若合符契也。郤後猶云爾後也。戴公蓋戴安道也。但其稱公不詳。或云蓋僧名。左傳爾墓之木拱矣。合抱曰拱。謂墓上樹大年。月逾邁也。神理。謝靈運詩亦云。道以神理超。氣運法師之假合身。平昔平生昔時。宿莽舊艸。

世說新語

卷十四

五

法虔道林同學也。備多。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於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邱也。高墳鬱鬱。

也楚辭攬洲之備莽

按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重釋。上以猜嫌離婚也。離妻問當補珣字。據晉書。王珣妻謝安女也。

督帥謝厲吏治喪事者。法護東亭小字。應登云。乃謝公部下吏。官胡三省通鑑注。宋齊之間。義從私屬。以至婢僕。率呼其主為官。關則真率。

為荒楚。邱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任至中書侍郎。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塔。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琰。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

世說新語

卷十四

六

害贈侍中司空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

晉書曰羊曇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重

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

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

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

曹子建箜篌引

慟哭而去

羊孚年三十一卒

羊氏譜曰孚年四十一而卒

桓玄與羊欣

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

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

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

祝予之嘆

如何可言

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

謝安傳安以會稽王專權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欲須經畧畧史自江道還東山遇疾篤詔還都聞輿當入西州門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尋薨年六十六東坡詩集注趙次公曰西州門在江寧府府有東府城城中有揚州廡而揚州在府西故時人號為東府西州而東府城之西門謂之西州門曹子建詩見文選華屋處當作處華屋但文選亦然字欣之從祖故曰賢從草書隸書噫歎息聲

元琳東亭字

經籍諸史之學

風流臭味風流相同之人

山陵謂天子葬臨謂臨

喪也

詩王風黍離詩閔宗周之亡也周大夫行役過臨京畫為黍其詩云彼黍離離

也天將亡夫子耳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

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

喪失嘆惜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椁槨

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

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嘆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

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

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

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

泰元晉孝武年號
生人願代死者

屬纊禮記喪大記云屬纊以俟絕氣注置綿口鼻上以為候子敬之位通顯子猷之位塞恒禁來往者蓋二人俱病故不使甲聞乙之危篤恐其傷心也

本傳出字上有書字

去白日二句出楚詞宋玉九辨循手撫之也

高祖劉裕也初為晉相國

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

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

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日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

日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

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

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范蔚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

美句畢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

悠上為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畢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善為文章曉

音律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與孔熙先等謀逆誅事別見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

阿兄風流頓盡

王威明亡後昭明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

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

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銑長淮絕澗去歲

冬中已傷劉子謂孝也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騫之子也幼稱孝童年十二通五經

起家秘書郎天監中除中書黃門侍郎侍

東宮為昭明太子所禮仕至太子中庶子

梁簡文梁書曰帝諱綱字世績武帝第三子侯景克建康帥兵入殿幽於永福省尋弒

昭明梁武帝太子湘東之兄

道勁也 神氣如秀峰也

集成金刀謂劉子卯金刀也長淮謂王生王導傳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蓋王威明導之後故有長淮之語

冬中仲冬寒孟孟冬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俱往之傷蓋用此也

天監梁武帝年號

北魏尔朱榮為大丞相敬宗誅之尔朱兆弒敬宗莫

州刺史高歡起兵盡誅朱氏朱氏 太清梁武帝年號風雨如晦二句詩鄭風風雨詩序云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晦暗夜也欺猶悔也二光日月星也不欺暗室語亦見上連珠文體起漢章帝時其文辭麗言約歷歷如貫珠書共絕五福壽富康寧依好德考終命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麟出而悲詳公羊傳哀十四年祠宗院籍國史魏書也北人魏人也毒怨也構譖也魏主世祖命浩撰國書三十卷尚上同莫逆親交也莊子四人相視莫逆於心國士蓋自稱也 騾馬屬

世說新語

卷十四

之為侯景幽繫南史曰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朱氏遂為歡用歡死叛歸於梁太清二年題壁陷石頭城自稱漢王湘東王繹起兵斬之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繼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畧曰簡文為侯景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崔浩誅後北史曰浩作國書立石銘以彰直筆北人忿毒構浩於帝使有司案誅之賈容賈夸北史隱逸傳曰賈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邃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高度航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郡逼

欲維繫使不還御車者仍仍舊不怒也左右相助佐也

簡選美女而聘召之

表外也謂江南北人江北之人

道家之書

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投別浩以夸所乘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時胡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浩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岸彌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淚北史曰成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世說新語

卷十四

邊邊塞夷狄之地

任蔭也 一統志廬州府
南唐改保信軍宋因之
通典節度使若朝觀則置
留後故三省云唐中世以
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
按宋時則用士人品秩亞
二府有南北二院北院資
望尤優宋朝會要開寶九
年以潘美倚前山南東道
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
度領宣徽自茲始
東公押韻
廉廉隅也控廉不立圭角
也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
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
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略
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驥子也以
父任為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
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
威聲甚震名拜宣徽北院使

樓逸

王君公遭亂不去儉牛自隱儉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
為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
公明易為郎數言
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儉牛口無
二價也後漢逢萌傳曰萌與平原王君公友善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

史記有天官書
皆一卦象傳詞

救戒救古者貴賤通用

舉措動止也
司空菴司空也

控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
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

止舊廬自作小
巷於側往如舊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
決錄

日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
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賦詩所居蓬蒿沒人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亨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

卦曰損上益下
民說無疆也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救家

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

嶽名山不知所終魏隸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
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

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
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

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後漢書曰向長河內朝歌人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二十

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嘆曰我本避名今

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

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

凡被徵辟者謂徵君

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遁以壽終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

終古楚辭字謂古往今來黃帝神農鈔撮乞或當作吃不動貌公羊傳有乞然字壯勇貌與此異有為之教謂儒者棲神導氣謂道家仙術

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

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

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乞然不應復

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

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

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啗然有聲如數

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

子太宗師脩然而述脩本飛羽貌故借為輕意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蕭然曾不經聽嘍本鷄鳴聲道笑貌按班固答賈戲主人道尔而笑不周西北極山名出淮南子等西北風曰不周風亦由此丹淵蓋甘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脩然曾不眴之籍乃嘍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道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呼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

淵誤。山海經東南海之外
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
女子曰羲和方曰浴于甘
淵蓋此也方字不詳
亭亭高貌厭厭暗微也
目擊。莊子云仲尼見温伯
雪子而不言曰若夫人者
目擊而道存矣目擊自相
及也

茂弘王丞相字
劉云如云借者
假人左傳云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字出于此語意甚
異
河間王名顥

二府太尉司徒
儒隱儒者而好隱遁也

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
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
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
論曰籍歸遂蒼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
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
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李歆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
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

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歆得賤命笑曰茂

弘乃復以一爵假人鍾文字志曰歆字宗子江夏

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歆好學善草隸與兄式
齊名楚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
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起後避難隨凡南渡司
徒王導復辟之歆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
和中卒歆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
則歆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

臨海太守侍中
年五十四而卒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

居會稽剡山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

志存肥遁老子曰寵辱若驚得雖古之沈冥何

不驚寵辱揚子曰蜀莊沈冥今軌注曰以過此

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

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

軍弟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
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於
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
穆皇帝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符堅

易遯卦上九云肥遯无不
利肥飛之誤曹植七啓張
衡思玄賦皆作飛義則通

蜀莊蜀郡嚴君平也避後
漢明帝諱莊皆作嚴

劉云古無此語
第五弟隱士之名
散帶衣服不脩飾也衡門
隱士之居
名德之人

率真率也
時秦主苻堅據有中原且
夕將渡江攻晉討大也謨
謀也詩經討謨定命

人及船也
不受不字衍或云受當作
辭劉云乞音氣乞此也
上明晉書曰南平孱陵縣
界名上明 脩然見上章
陽岐地名或作楊岐增續
韻府云楊岐在洋鄉縣世
傳楊朱泣岐之所

詩爾風云蚕月條桑謂采
桑枝也使君謂冲家君謂
麟之父也

王三註尤佳
斥云當作在云由近
家衍斥字也晉書云在官
道之側按劉曾有長史之
命故直稱長史耳

當于一世之務

任素猶守素也任真性也
臨江州為江州刺史也
文選鄒陽書枯木朽株樹
功而不忘湯語則借以言
無用於世也 王云此語
似深似淺蓋用鄒陽書中
語雖謙已無能為先容誤
知而陰刺度公不能自別
夜光也

信使者也

劉云少孤名陋皆恠萬年
何辜又云偽病何死

十一

卷十四

十一

臨江荆州刺史桓冲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
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
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冲
因陳無用條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
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間
所安 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
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道逸
桓冲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
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
乃還披短褐與冲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菹菜
供賓冲救入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
之意也冲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
居陽岐去道在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
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

值終為治棺殯其仁
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其隱於尋
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
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晉陽秋曰翟湯字道
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
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
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
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
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
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
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
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

世說新語

卷十四

十一

棲遲遊息也蓬華華州也蓬戶華門

按澹然無悶四字當作遲之前人以爲有脫誤是也

服食餌仙藥也

東中猶南中也謂東土以爲通用上篇王欽云當爲情死遐棲離世遠居也

精廬學舍也

研究討論

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袁宏孟處

士銘曰處士名頤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

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會稽王命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

降志時人奇之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

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

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

交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

吐納猶進退語默也

己人己之己或以爲以亦通按此己亦三字可削晚節不堪隱棲遂出仕官

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

討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

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

乃興後不堪遂出

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

其有

義學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

續晉陽秋曰遠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

國子博士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

戴氏譜曰遠字安邱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遂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

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

改其樂

詩大雅民勞云式遏寇虐式以也遏止也遠力玉反晉書遠作遠云遠之弟也從謝玄征伐封廣信侯遠與遠同論語人不堪其憂面也不改其樂郡郡解也

世說新語

卷之四

七

好景勝之情濟度也跋涉勝地也一云濟成勝情也馬音池尔反願養也

魁梧謂壯大也烈宗孝武藩任牧伯邊將刺吏之類左衛率府王云此語故未易得長齋依佛法不食葷肉招納同事之人化納之佛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於豫章以清潔自立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張鷹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鷹隱居願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為高士

郗尚書中興書曰郗恢字道允高平人父曇北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檀道鸞續晉陽

道也菩薩四攝法中有同事攝若邪地名會稽內史戴逵居吳剡即吳中也欲死而應天象不能得常嘗通

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者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歎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歎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欽崇重也

通鑑注張天錫置臨松郡天錫據有涼州

皇澤也九數之多也詩經雀鳴九臯聲聞于天喻隱者雖居幽遠其德望四達至境至人之地位置符暗

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機其行也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韵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於臨松薤谷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

此鳥安可籠哉天錫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

合也蒼生謂萬民孟子民之說之猶解倒懸謂困苦車不停軌周流之速不俟自出行之急黔首謂民史記信陵君虛左迎侯生禮記乘君之乘車虛左凡左為尊位故虛之待貴者乘綬上車所持之索禮記左手授綬

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日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綬

手授綬 凡被微而或就或不就皆稱微士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伏義以上之人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向平

荆山巫山 南史宗測傳測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

向平高士傳作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

琴弄曰操 南史古有金石弄桓氏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

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宣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宋高祖辟主

子蓋裕辟在殷仲堪桓玄辟之後

簿答曰棲邱飲谷三十餘年刺史殷仲堪桓玄屢辟並不就

易云不仕王侯高尚其事墳籍謂書冊左傳有三墳五典字後世遂謂書為墳

其幽峻或旬日忘歸 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愔尚書祠部郎父繁秘書監微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載顯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元嘉初徵散騎郎不到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其止遂

典元嘉宋文帝年號 緬想遙思也 傾蓋偶相逢也家語孔子遭程子於道傾蓋而語此言得逢人外之人論語不知老之將至今改知作覺

停三宿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 會稽舊志曰竺法崇有律學精於法華經居剡之葛峴山茅茨澗飲孔淳之訪之信宿不去神思傾

語意生新 以茅葺屋掘澗水飲 左傳再宿為信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

天爵謂德見孟子滅名疑作滅身一云道德尚疾其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卷十四

世說新語

五

有名安用人爵為舉動之舉

大帶曰紳摺拊笏于帶也皆謂衣冠貴人棲遲遊棲也禮記儒行云環堵之室方丈曰堵

按景玄語似狂太無謂

儻擔過一擔一石之糧人定亥時也

鹽官地名在吳郡昔吳王濞為鹽於此縣

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閭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堦皇南謚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說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有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上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擘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南史

服食服餌仙藥也

為江州刺史子響有罪蕭順之繼殺之有司奏貶為魚復侯魚復縣名屬巴東郡

文字云古之為道者量腹而食制形而衣薜荔女蘿橫施不可施之施

薄淪同肉及菜湯中薄熱出之曰淪 雜同通雅 鮭魚菜之總名 韭九音通韭類三故三九二十七種也 韶美也

日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為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魚復侯南史曰魚復侯子響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既為魚復侯為江州

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而已

足豈容當此橫施南史曰測字敬微南陽涅人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居江陵欲遊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葑菹藟菲生菲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蕭子

音吐辭氣也

鼓吹天子以樂群臣及賜有功諸侯其制率給一部給兩部者不常有也

綸釣絲也

宣訓宮名南史孝皇帝繼室孝懿蕭皇后居宣訓宮

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韶令和潤。善於音吐。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

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

之常垂綸於此。會稽志曰。上虞江源出剡縣。東流入江。又北流至三江入海。

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復

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琅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

會境會稽地。易道九五云。嘉遁貞吉。季世後世才纔

同。紀十年為一紀。詩。烝民云。纂戎祖考。纂繼也。戎

大也。一云戎汝也。義唐伏義唐堯。激厲貪濁。競進

之徒。昔聞古之聞人。虛想虛心。思想隱逸也。一介

之使。心存存問也。

貞白弘景謚

青雲白日不遠。喻學仙可得也。

淹蓋淹通之淹。廣也。深也。

為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甚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盧陵王義真。賤日。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初為衛軍參軍。後屢徵太子庶子。散騎常侍。不就卒。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為遠矣。神仙傳曰。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之

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錄集以傳真識之士。

王沙彌沙彌王暉小字也北史曰暉字叔朗北

有風則齊亡周武帝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

以為儀同大將軍水河蘇軾曰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

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

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瀝澗流出平

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間閭之人與

王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

美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與范陽盧元明

族園圍觀之盛實甲天下史北

日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

風采間潤進退可觀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而

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

自為佳士太平中副李諸使梁南人稱之

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

志北齊書曰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有容儀為

奉車都尉季景少孤清苦自立有文才官至

下平曰衍少室天壇王厚
皆山名山脊曰岡山圓曰
巒靡迤連貌風色可挹引

甲謂為物之長

離騷美酒用王恭語

天平東魏孝靜帝年號李
諸正使天陵山在滎陽郡
國語晉文公安於齊有終
焉之志

王績字無功

大司農卿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

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

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

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朱桃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沉人間宋祁唐

推益州成都人澹泊無為隱居不仕高士

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寶益

州遺以衣服逼為鄉正劉昫唐書曰寶晁字士

之子也武德三年為益州道行臺左僕射

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

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織

王績野望詩云東臯薄暮
望

高士廉名儉武德中為右
庶子進益州大都督長史
問安否曰存

鄉正不詳蓋一鄉之長
行臺魏書百官志刺史之
任有行臺大行臺隋有行
臺省唐初亦置行臺後諸
道置採訪使蓋行臺之遺
制也

以艸芒作履

極太平廣記作極此人不知

磁與瓷通陶器也磁斗瓷盆也五雜俎密器多出河南磁州故名

長齋依佛教不食葷肉也鑊盆屬有耳足茶鑊藥臼當作茶臼藥鑊經案直佛經之案繩床梵網經佛子十八物中有繩床三書佛圖澄坐繩床燒

芒屨置路旁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易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

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

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

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繡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朝中輒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

安息香通鑑唐穆宗見群臣坐大繩床胡三省注以板為之通雅胡制交椅也鈔僧家所謂以木為析架張繩受坐不以板為亦非交椅也

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反自稱天下都元帥德宗納宰相盧杞言遣真卿宣慰希烈欲使真卿為臣真卿不屈遂殺之希烈後為其將陳僊奇所殺請更之鈔

撮云廣輿記引作欲館之按此說似是不然則真卿及志和四字衍天目山名浮玉山周必大雜志此山大江環繞勢欲浮動

王云宋人謹慎每以謹代何元朗所見乃宋荆本何既不為改訂張又謂不知

鑊藥曰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唐書曰真卿字清臣瑯琊

黃門侍郎真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進士四命為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杲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杞所忌遣論李希烈不屈

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

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輿地志曰苕溪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泉至吳興入於太湖霅溪者以其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溪四水為一流霅故曰霅也又云四水激流霅然有聲謂之霅溪

許謹避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

何據特為拈出以釋觀者之疑。宋孝宗諱昚。查古慎字。故宋人諱之。一統志。豹林谷水出長安縣南山。

景德宋真宗年號。關禁關也。霄日邊氣。

盤盤回也。

艇舟狹而小。西湖在杭州。周圍三十里。出一統志。

延引進也。

歸田錄歐陽永叔著。

長吏即杭州知州知縣類。

郭索謂蟬也太玄經蟹之。

郭索注多足貌格物論鵝。

鵝自呼鉤翰格蹤士夫間。

或脫大字。

荃翁貴耳集宋張師義撰。

東坡九江作其略云我夢扁舟遊震澤。雪浪橫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養直西江曲。屬玉双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兩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屬玉鳥似鴨而太長頸。赤目紫紺色。養直與東坡同姓。故呼吾家親之比。族人之詞。紹興宋高宗年號。徐禧。夏人陷永樂。死之一子。一恭。張邦昌字子能。欽宗時為相。金兵圍汴京。邦昌力主和議。金廢徽欽二帝。立邦昌為楚帝。未幾邦昌棄位。迎立高宗。高宗以邦昌為

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裯。

原註。按開元天寶遺事載此。是學士許慎選。而語林作謹選。未知何據。顧惇量案。恐是沿宋時孝廟諱耳。未。知。是。否。

神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

聊以養和。王聖塗灑水燕談曰。種放字明逸。舉古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名至闕。真宗欲大用。固辭。還山。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

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

索山木。叫鉤翰。頗為士夫所稱。

蘇養直隱京口。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夢扁舟遊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坡呼為吾家養直。

興。間與徐師川同名。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

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

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宋史曰。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禮

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

為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汪藻。迭薦之名。為諫議大夫。周輝清波雜志曰。師

太保尋治其罪伏誅
諫垣諫院也翰苑翰林學
士也機命萬機詔命

川。紹興初。由諫垣
遷翰苑贊機命。

世說箋本卷十四終

